

魔域

令狐飞 著

传说

南海出版公司

魔域传说

令狐飞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域传说/令狐飞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5. 2

ISBN 7-8364-2214-6

I. 魔… II. 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H·3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257 号

魔域传说

令狐飞/著

出版发行:南海出版公司

社 址: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 编:570203

印 刷: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5

字 数:45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364-2214-6/H·332

定 价:23.80 元

目 录

一 孤云堡	1
二 楚连城	11
三 寻 宝	21
四 夜 斗	29
五 比武招亲	39
六 相 识	49
七 柳元康	59
八 惊 魂	69
九 剑 斗	79
十 定 情	89
十一 洗剑河谷	99
十二 劫 持	109
十三 梅苑寒香	119
十四 江 湖	129
十五 鬼 掌	134
十六 解 毒	144
十七 断 情	152
十八 解 忧	161
十九 少林寺	170
二 十 铜人巷	180
二十一 出 走	190
二十二 相见欢	199
二十三 谜 团	210
二十四 唐千手	219
二十五 真 相	229

目 录

二十六	情 误	239
二十七	醉 酒	249
二十八	情 伤	258
二十九	冰川嘉园	268
三十	冰湖水阁	278
三十一	尹十三郎	288
三十二	销魂断肠蛊	299
三十三	噩 梦	306
三十四	浮鹰岛	314
三十五	痛	324
三十六	婚 礼	333
三十七	失 望	342
三十八	人 亡	352
三十九	茫 然	362
四十	逃 避	373
四十一	人 散	382
四十二	送 灵	391
四十三	内 奸	401
四十四	重 逢	409
四十五	往 事	419
四十六	人之将死	428
四十七	曲 终	438
尾 声		445

一 孤云堡

深山鸟鸣，空谷兰香。祁连山内人迹罕至，一声响亮的吆喝打破了清晨的寂静：“飞虎扬威——”山道上走过一行人马，正是飞虎镖局的镖车路经此地。

为首的马上是一名中年汉子，这人四十上下的年纪，颌下短须，面皮白净，一手持缰，一手握剑；这人正是飞虎镖局总镖头武水清。这武水清本是少林寺达摩院的俗家弟子，十岁便在少林寺学艺，功夫甚是了得。祖上传下的飞虎镖局在其父时便声名显赫，到了武水清手中更是名扬四海，一来他功夫了得，二来是少林弟子，三是他为人谦逊大方，因此飞虎镖局保的镖倒没出过什么大事。

在他右首的马上是一个二十八九的青年人，生的浓眉大眼，他是武水清的內侄花敏；从师崆峒派掌门纯虚子，剑术上颇得其真传；因父母早亡，艺成后便投靠姑母姑丈。武水清见他年纪轻轻又肯上进，心中甚是欢喜，一向视为己出。

飞虎镖局素日是接镖后均由武水清长子武云次子武彪內侄花敏带领众镖师、趟子手负责压送，而此次却是武水清亲自压镖，这趟镖自是非同一般。原来近日江湖上出现一伙强人，越货却不杀人，这伙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专劫与昆仑派有关的镖。平安镖局的总镖头原是昆仑门下，两个月前在川中平白被人劫去二十余万两的红货，金马镖局保了昆仑门下分舵送往总坛的五十多万两白银，在粤北被劫。类似这样的事情已发生数起，一时间人心惶惶，各地镖局接镖时更是小心翼翼，惟恐惹上麻烦。

昆仑派掌门谢静涵十分恼火，多方打听线索，除得知劫镖者一行人不过七八人，或身穿黑衣面戴青铜面具，或身穿白衣白裳面蒙白纱外，其余一概不知。武水清这次接的正是昆仑派嘉峪关分舵向总坛奉送的地租钱粮，前后共装了六大车；武水清原本不愿走这趟镖，念及昆仑少林乃是武林一脉，少不了亲自出马。

镖车才刚转过山坳，便听一阵锣响，四面八方忽的涌上一群人，迎面一个劲装虬髯大汉手持大刀“哈哈”笑道：“哈，弟兄们，咱们今天总算没白等啊！怎样？我说得没错吧！”人群中有人说道：“是啊！黄大哥

能掐会算,知道今天要发财,三位爷一定欢喜的紧,说不定会重重的打赏弟兄们。”另一人接口道:“那还得托大哥的福,咱们先谢谢大哥了。”那黄姓汉子仰天大笑,竟全没把武水清等人放在眼里。

武水清借机打量这劲装大汉,这人身材魁梧,十分威猛;这些人大约六七十人。武水清暗暗叫苦。花敏喝道:“你这汉子却待怎样?”

那汉子道:“怎样?咱弟兄手上短银子用,想借上万八千的银子花花。”花敏说道:“咱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阁下若是短银子用,在下身边倒是有些盘缠,不如借与阁下零用。”

那汉子笑道:“咱们弟兄人多,你那点盘缠不够咱们分。不如把那几车红货送给咱们。”花敏冷笑道:“阁下好大的口气,你道我们飞虎镖局是干嘛的?由你这般想要什么便双手奉上,那我们不如在家歇着。你又可知道咱们保的是那家的镖?”

武水清一直没做声,他是想瞧瞧花敏怎么处理。听他这么说心中暗暗点头。众镖师、趟子手早将几辆镖车团团围住。

那汉子道:“什么飞虎、飞猫的,管你保的哪家的镖,爷们今天要定了,弟兄们并肩子上啊!”

说罢挥刀直冲上去。武水清花敏飞身下马举剑相迎。当下两边人“乒乒乓乓”打在一处。那汉子功夫倒也不弱,虽不如花敏剑法精湛,一柄大刀也舞得颇有气势,加上又以多打少,花敏反倒处于劣势。武水清也被五六个人围住,正苦苦纠斗,另外三十余人缠住众镖师、趟子手,其余人趁此机会推车的推车,牵马的牵马,不一刻便跑的无影无踪。

那汉子一见得手,大叫道:“弟兄们,扯乎!”说罢这伙山贼四下里一阵乱跑,武水清等人奋力追赶,怎奈道路生疏,转而便一个个垂头丧气,无功而返。

一名镖师道:“总镖头,咱们……咱们可怎么是好?”武水清恨恨道:“没来由冒出这么一伙人,着实可恶!难道真如传说中那样?”花敏沉吟道:“这里是祁连山,听说祁连山现下是孤云堡的地盘,姑丈,依小侄之见,咱们不如去孤云堡走一趟。一来拜山,二来打听些消息,或许这些人是孤云堡的也难说。”武水清道:“祁连山当日有一个孤星寨,这孤云堡是什么来头?”

花敏道:“这孤云堡便是原来的孤星寨。共有三个堡主,大堡主叫尹十三郎,二堡主沈靖亭便是当日孤星寨的寨主,三堡主叫楚连城;听说尹、楚二人原是结义兄弟,二人联手共挑祁连山、贺兰山九寨十七洞大小四十二位黑道高手,夺了孤星寨,改名孤云堡。那九寨十七洞的头

领也甘愿臣伏。自打尹十三郎做了头领，约束手下甚严，做了些扶危帮困、劫富济贫的事迹，颇有侠名，只是……只是不知这伙山贼与孤云堡有什么关系。”

一名趟子手道：“花爷，若是这些人真是孤云堡的，咱们去拜山岂不自讨没趣。”花敏摇头道：“不然，那尹十三郎素来名声不错，江湖上有个绰号叫披风夺命鬼见愁，这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惩恶锄奸，令那些邪魔歪道之人甚是头痛。沈靖亭虽也打家劫舍，但颇有义气，武功也不弱，算是正邪之间人物。至于楚连城，我可说不上什么来头。”

另一名趟子手说道：“尹十三郎为人正直，又怎会纵容手下劫咱们的镖？”花敏道：“人有百虑，终有一失。这些人欺上瞒下也有可能，诺大的山寨鱼龙混杂，何况这些人原本就是些黑道中人，劫个镖车什么的也很寻常。”

武水清点头道：“敏儿说的不错。咱们姑且一试，或许讨回镖银也未可知。如果这样也不伤咱们与谢掌门的和气。”众人七嘴八舌，一边议论，一边顺山道直向祁连山内而去。武水清等人并不知孤云堡在什么地方，好在遇到一伙樵夫，多经指点，才找到孤云堡。

那孤云堡坐落在半山腰，庄院雄伟，红色院墙足有两丈多高，青砖碧瓦；朱漆大门上镶有金色铆钉，门两边两只石狮子，门上一块蓝底红边的匾额，上面龙飞凤舞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孤云堡”，这几个字写的刚劲中带了几分秀气，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门前一片空地，碎石镶的地面，错落有致。隐隐约约听见不远处的流水声，林间的鸟鸣声。

武水清赞叹道：“好一处幽雅所在。”花敏道：“姑丈，待小侄去叫门。”武水清点了点头。花敏上前敲打大门，不一刻便听大门一声响，出来一个喽丁，那人道：“几位有何贵干？”花敏拱手道：“请兄弟向内通传一声，飞虎镖局武总镖头率属下特来拜山。”那人瞧了一眼花敏随手重重关上大门。

花敏退到武水清身边，不大一会儿那大门“啵啵”一声响，只见从里面出来几个人，为首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人，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右后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中等个头，眉目清朗。那高个青年拱手道：“在下尹十三郎，沈靖亭，不知武总镖头驾临，有失远迎，请恕罪。”

武水清忙还礼道：“我等来的仓促，倒打扰二位堡主了。”高个青年尹十三郎和那沈靖亭“哈哈”一笑，将武水清等人引入堡中。

院内又是一片空地，用大块天然大理石铺成，靠近院墙处几株参天大树，树下立有几个兵器架子。再往前是一个大厅，厅上一匾，横书三

个大大“聚义厅”。尹十三郎将武水清等人让进聚义厅，径自在居中主位上坐了，沈靖亭他左侧位置坐下，右边空着一座，想必是那楚连城的。武水清、花敏等人在客座上坐了，早有人端上茶来。

尹十三郎啜了口茶道：“武总镖头忽然造访，不知有什么指教？”武水清拱手道：“武某今日登门，一来拜访，二来有件事想问个究竟，请两位堡主指点一二。”尹十三郎道：“武总镖头有话只管说，但有在下可以帮忙的，自当效力。”武水清道：“鄙镖局压镖路过贵地，却不知什么人将镖银劫走，此事关系鄙镖局同昆仑派的关系，也关系贵堡声誉，因此……请二位堡主拿个主意。”

尹十三郎与沈靖亭面面相觑，尹十三郎问道：“有这等事？今天都有谁下山了？”厅外进来一个喽丁道：“回大爷：今早三爷下山了，近午时黄胜大哥领了几个弟兄下山了。”尹十三郎道：“黄胜回来没有？”那人答道：“回来了。”尹十三郎道：“叫他来见我。”那人应了一声，不大一会便听脚步声响，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正是日间劫镖那虬髯汉子。那人一见武水清微微一怔。便听尹十三郎问道：“武总镖头，可是此人？”武水清道：“正是。”那人侧头看了他眼，向上施礼到：“参见大爷。”尹十三郎喝道：“黄胜，飞虎镖局的镖银是你劫的？”黄胜身子一颤道：“是、是我劫的。”尹十三郎怒道：“谁让你如此胆大妄为？咱们孤云堡的名头可坏在你手上了；来人，将黄胜推出去砍了。”有几个人应声上前按住黄胜。

武水清见状忙道：“尹堡主请息怒。武某只想讨还镖银，不愿伤了贵我的和气。还请堡主收回呈命。”沈靖亭道：“黄兄弟虽然往日于寨子有功，可是规矩不能乱了，况且咱们素日里说得明白，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说着挥了挥手，示意将黄胜推出去。花敏起身拱手道：“二位堡主，我等拜山并无恶意，若因此伤了堡中好汉性命，我们倒过意不去了。”

孤云堡众人多与黄胜交好，闻听此言，无不暗骂：“呸，猫哭耗子，你们不来拜山，我们杀什么人。”尹十三郎道：“这话可说差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飞虎镖局有飞虎镖局的规矩，孤云堡有孤云堡的规矩，再说这种强抢蛮夺之事原本便不是我辈中人当为之事。”花敏给他驳回，只好默不做声地坐在那里。

那黄胜被推出大厅，眼见已没有生还希望。忽听有人叫道：“三爷回来了。”话音刚落，便听马蹄声响，一匹黑马已到了大厅门前，尹十三郎和沈靖亭才刚站起，马上那人已跳下马来，站在厅中，口中道：“大哥、二哥我回来了。”

武水清等人仔细看时，只见来人是一个青衫少年，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瘦弱，生的一张瓜子脸，英眉秀眼，唇红齿白，甚是俊俏飘逸；一副书生打扮，虽然做出少年老成的样子，但眉目间依然透露出几分聪明灵俏。手中拎这一个方匣。这少年一进大厅，孤云堡诸人均恭恭敬敬道：“三爷好！”那少年微笑道：“我好的很，我瞧有人可要不好，大哥出什么事了？”声音清脆，着实好听。

尹十三郎道：“三弟，这位是飞虎镖局的武总镖头，武总镖头这是我三弟楚连城。”武水清早已猜出这少年便是楚连城，当下站起拱手道：“原来是三堡主，久仰久仰。”楚连城拱手还礼，“哈哈”一笑道：“武总镖头太客气了，在下才出江湖，名不见经传，总镖头口称久仰，只怕有些言不由衷吧！”说着将手中方匣交给身边一名喽丁。武水清脸色十分尴尬。

楚连城问道：“怎么？黄大哥得罪贵镖局了？”武水清、花敏俱是一怔，无不想：“这楚连城倒也聪明。”尹十三郎将经过略述一遍，楚连城微微一皱眉道：“不就是劫人镖银嘛，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这次是他昆仑派的红货，昆仑派近些日子正愁找不出债主，这样一来，这笔烂帐可不记在咱们孤云堡头上，那可不好。黄胜嘛，罪无可恕，不过不知者不怪罪，他若知道是昆仑派的镖银想必说什么也不会劫的。依我看，大哥便饶他一次吧。”

武水清忙道：“是啊，是啊，楚堡主说得甚是，尹堡主，沈堡主还请收回承命。”堡中诸人也跪地求情道：“请大爷、二爷饶黄胜不死。”黄胜本是沈靖亭旧部，沈靖亭自是不肯杀他，见此情景，忙道：“大哥，依我看……”楚连城道：“干嘛这样婆婆妈妈的，大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道错了还不能改吗？你若砍下他的头来，可就长不出来了，那还改什么？难道等来世？”尹十三郎见沈靖亭和楚连城都给黄胜求情，心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只得道：“今日且看大家面子饶他一命，下次再犯定杀不饶。来人将黄胜推进来。”

早有人将黄胜推了进来。尹十三郎喝道：“黄胜，这次瞧在大家面上就饶你一命，下次定要你的狗头。”楚连城道：“还不快谢过武总镖头原有之恩。”黄胜走到武水清身前施礼道：“小人冲撞武爷，蒙武爷大人大量，原谅小人，小人不胜感激，日后再不敢冒犯贵镖局。”武水清忙还礼道：“黄兄弟太客气了，如此甚好，咱们既往不咎。”

尹十三郎早命人将镖车推出，当下还与武水清，又命人捧出五百两白银，送与武水清等人权作路费。武水清哪里肯收，两下里推让一回，

终是拗不过尹十三郎等人，只得收了，当即率花敏等人拜谢尹十三郎兄弟，下山而去。

待送走飞虎镖局诸人后，尹十三郎等人各自落座，楚连城一招手，有人将他适才拿回的方匣捧上，楚连城伸手打开方匣，里面竟是满满的一匣珠宝。楚连城道：“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玉门关守备竟搜刮了这么多钱财，显见是个贪官。这是他准备贿赂镇国公梅无痕之物，咱们先借来用用。”沈靖亭笑道：“三弟只怕是有借无还吧！”几人一起大笑。楚连城又道：“大哥，二哥，这次燕诚燕老爷子过寿大张旗鼓，不知在搞什么玄虚？”尹十三郎沉吟道：“这燕老爷子颇精医术，在江湖上倒是人人敬仰，这次六十寿诞广下请柬，遍邀天下豪杰雁荡山一聚，定是有事。”沈靖亭道：“不论怎样，咱们也要走一趟才好。”楚连城道：“这话不假，我也只是好奇而已。”

那燕诚世居雁荡山飞燕别居。医术高明，江湖上名头甚响。无论黑白两道人人佩服。大凡是武林中人个个过得了刀头上舔血的日子，难保出什么意外，到那时，自是要求燕诚一施妙手；加上燕诚为人和善，因此人缘甚好。原本江湖上另有一人与燕诚齐名，名叫邵九山。但此人性古古怪，结下许多仇家，因此远离中原，不知是去了鬼域还是南海浮鹰岛。这样一来，原拟找燕诚悔气的人反而不敢下手了。

沈靖亭道：“我看大哥三弟只管去，堡中一切我自会打理。”尹十三郎道：“也好，我与那雁荡书生温若水、燕氏兄弟素有交情，借此机会一并访友。”楚连城微笑道：“原来大哥早有安排。”尹十三郎笑道：“随你怎么说。咱们后日起程就好。”

两天以后，尹十三郎和楚连城备了寿礼，打马下山直奔温州而去。尹十三郎走南闯北见识颇广，每到一处便将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黑白两道各有何人讲给他听。一路上，游山玩水好不自在。

这一日，二人到了长安。那长安十分繁华，商铺林立，民风淳朴，二人商议一下，决定先寻个客栈住处，然后休整两日再赶路。

长安城中最好的客栈便是明月楼，前厅是酒楼，后院是客房。尹十三郎要了两间上房，又在前厅择了处临窗的座位坐下，要了酒菜，准备畅饮一番。几杯酒下肚，尹十三郎道：“三弟，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黄胜劫镖这件事你好象并不在意。”楚连城道：“这种事江湖上天天都在发生，我可不是怕他昆仑派，只是现在不想趟这趟混水，难道他昆仑派就没有什么不义之财吗？”尹十三郎微微一怔，说道：“三弟这话什么意思？”楚连城淡淡道：“没什么意思，不瞒你说，我对昆仑派可没什么好

感。”尹十三郎又是一怔，问道：“昆仑派是堂堂的名门正派，难道与你结了仇？”楚连城“哼”的一声，冷冷道：“名门正派就都是好人吗？”尹十三郎道：“自然好人多，不然怎么称为名门正派。当然有个别败类也是难免，总不成邪魔歪道都是好人吧。”楚连城道：“那可难说。嗯，大哥，是不是邪魔歪道都是坏人？”

尹十三郎道：“当然。不然怎么叫邪魔歪道。江湖上以少林、武当、崆峒、昆仑是诸名门正派之首，邪魔歪道以鬼域、虎啸山庄名头最响，浮鹰岛、洗剑河谷为辅，他们做事古怪，令人难以揣摩。只是这些年来，洗剑河谷和浮鹰岛的人已极少踏足江湖，倒是鬼域和虎啸山庄颇令人头痛。而且这些人还不同于江湖上那些下几门的黑道帮派，真正算来当称邪魔才最恰当。名门正派行侠仗义，做事光明磊落，为人敬仰。而那些邪魔歪道凶残狠毒，令人不齿，自是人人得而诛之。”楚连城点了点头，轻声道：“人人得而诛之。原来如此。大哥咱们喝酒。”说着举起酒杯，二人一饮而尽。

两人说话时，在角落里坐了个灰衣老者。这老者戴了个斗笠，遮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几缕灰白胡须。这老者不时偷偷向尹楚二人瞟去，只是楚尹二人正在话头上，谁也没留意。那老者只喝了一壶茶便匆匆出了酒楼。

过了不大工夫，忽听街上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个人惊喊道：“闪开，马惊了。马惊了。”二人探头向外看去，只见大街上一匹白马正飞驰而来，大街两侧的行人无不惊呼躲闪，那马上坐了一个浅黄衫子的少女。这少女花容失色，双手用力拉扯丝缰，口中兀自道：“沉香，快停下。”身后不远一个青衫人正奋力追赶，显见轻功不弱。

楚连城摇头道：“这当口她的沉香是无论如何停不下来了。”尹十三郎说道：“停不下来是小，会伤到人的。”说话时马已奔近。只听街上的人齐声惊叫，原来，一个八九岁的童子给这惊马骇的呆在街心不知所措；若是给马踏上，自是必死无疑。

尹十三郎和楚连城不加思索纵身跃出窗外，尹十三郎伸手拉住马缰，双臂用力，硬生生将马拽住。马上那少女惊魂未定，那青衫人已追到身边，问道：“小萱，有没有事？”与此同时，楚连城伸臂将那童子抱起，轻轻巧巧落在路边。那童子拉这楚连城的左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显是给吓坏了。那浅黄衫子的少女跃下马来，走到他身边柔声道：“小弟弟，有没有伤着你？”

那童子忽然手腕一抖，一柄尖刀直刺向楚连城心口，二人离的甚

近，眼见楚连城已无处可躲，楚连城却似有防备，将身子一拧，那尖刀紧贴他右臂划过，接着，便见楚连城左手腕一翻，抓住那童子的手腕，然后飞起一脚，踢在那童子心窝。孰料这一脚下去如泥牛入海，力道被化解的无影无踪，楚连城暗吃一惊，当下不敢大意，拿出十分的小心，抬掌向那童子打去。

那童子也不躲避，抬手臂尖刀刺向楚连城掌心，楚连城化掌为指，在刀背上一弹，将尖刀弹了开来，那童子见机甚快，手中尖刀连刺三刀，分袭楚连城咽喉、胸口、小腹三处。楚连城右手化解他的刀势，左手去拂他的穴道，与此同时，尹十三郎、青衣人和那少女也扑向那童子。街上行人纷纷四下里逃命。

那童子也不着慌，抖擞精神以一敌四，倒也未见落败。楚连城左手用掌法，右手用指法，尹十三郎素日里是使一根链子枪，这会儿身在闹市恐伤了无辜，因此用一双肉掌对敌，那青衫人是一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手中虽然捏了柄长剑，但也只是用剑鞘指指点点，那自是怕伤及无辜。那少女可是不加思索，舞动长剑去刺那童子。那少女和青衫人剑招相似，剑法精湛，楚连城冷眼瞧去微“咦”一声，脱口道：“星云剑法！”声音又是吃惊又是恼怒。尹十三郎笑道：“三弟你倒满识货啊，这两位昆仑派的朋友我一会儿给你引见。”楚连城也不答话，右手一摆，那少女手中长剑已到手中，那少女叫道：“喂，喂，你干嘛抢我的剑？”

说话时楚连城已连出三剑，剑法古怪，招招刺向那童子的要害，真气贯注剑身，剑气暴涨，那童子被避的手忙脚乱，举尖刀一挡，不料“当”的一声，尖刀断为两截，剑气将那童子的右肩刺出一条长口，顿时鲜血长流。那童子见势不好，纵身上房，便欲逃走。才刚上房，忽被一条细索缚住脚腕，接着便被人拉了下来，双脚刚一着地，便觉肋下一麻，跌倒在地，却是被人点了穴道。正是楚连城用细索将他拉下，楚连城瞧也未瞧，回手将长剑掷入那少女手中的剑鞘，那青衫人大声喝彩。

尹十三郎等人围了上来，尹十三郎怒道：“你这恶贼，究竟是什么人让你来害我三弟？”那童子恶狠狠瞪了他一眼，紧闭双唇并不答话。楚连城手腕一抖将细索收入袖中，伸手在他笑腰穴上一点，那童子只觉笑腰穴上麻痒难耐，忍不住要“哈哈”大笑，可是楚连城点穴手法独特，那穴道中仿佛有无数小虫在大口嚼食，着实痛苦难耐，那童子笑上两声又忍不住大声呻吟。那浅黄衫子的少女不忍道：“这位公子，虽然他要害你，可总还是个孩子，不必这样折磨他吧。”楚连城道：“他可不是孩子，善才童子的名头你们总听说过吧。”尹十三郎，青衫人和那少女齐声道：

“善才童子？”楚连城点了点头，转向那童子道：“我没猜错吧？”那童子喘息道：“阁下好眼力，你杀了我吧，不要这般折磨我。”楚连城“呸”道：“休想。除非你说出是谁指使你的。”

尹十三郎道：“善才童子素来不肯轻易出手，是什么人出了大价钱要买你的命？！”那善才童子成名甚早，据说十四岁便是名震江湖的杀手，因其天生异相，看上去总是八九岁，所以人称善才童子。此人杀人不眨眼，手段凶狠，而且报酬颇高。那青衫人问道：“这位兄台怎知他是善才童子？”楚连城踢了善才童子一脚道：“八九岁的小孩哪有这么沉的身子，我大叔的孙子正好八九岁，虽然自幼练武，身子可轻的很。他若不使诈，八成我还打不过他呢。想暗算我可没那么容易。”善才童子呻吟道：“人有……失……失手，是我低估了……你，你快杀了……我，我死也不……不会说的。”楚连城扬眉道：“是吗？那你可别怪我！”说着又点了他几处大穴，那善才童子满地唉嚎，但苦于穴道被封动弹不得，面上神情痛苦异常。那少女忍不住又道：“你杀了他好了，这样子太残忍了。”楚连城侧头瞧了她一眼道：“对付这种人，我还有更狠毒的招没用呢，这又算什么。”尹十三郎俯身说道：“我看你还是说出来的好，我三弟一高兴没准儿会放了你。”善才童子咬牙道：“你们太……太小瞧我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楚连城道：“好啊！那你知不知道我用的哪种手法点的你的穴道？”善才童子道：“是内家……重手法。”楚连城点头道：“不错，可是内家重手法分正宗内家手法和玄门左道手法。正宗内家手法有几种解法，可终究算是好解，可玄门左道手法就有些费事。你知道我用的是哪一种吗？”此言一出，不但善才童子表情惊愕，就连尹十三郎等人也是一脸的不解。楚连城又道：“玄门左道手法比较霸道，不过有个特点，就是如果解穴不当，会全身疼痛十八个时辰而死，要不要试试？”

善才童子脸上表情更加痛苦，恨恨道：“你用这……这种手段折磨人……算什么英雄？你就……就算要我死……也休想知……知道是什么人……雇……雇的我！”楚连城点头道：“够硬气，还算是个人物，也罢，杀了你也无用，好，我放了你，不过告诉你雇主，下次要杀我找个高手来，一对一光明正大的来，偷偷摸摸可不是本事。”说着伸手在他身上拍了几下，那善才童子跳起身来，手捂右肩，说道：“今天我杀不了你，日后自有比我厉害的人来对付你。咱们后会有期。”楚连城微笑道：“多谢提醒，后会有期。”说着拱了拱手。

善才童子转身走出几步，忽又回头问道：“楚朋友剑法好得很，不知

是哪家门下？”楚连城笑道：“在下剑法得自家传，也没什么厉害的。”善才童子明知他故意不说，只得做罢，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

楚连城依稀看见一个灰衣人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之中，心中虽有疑惑，可也并没在意。

尹十三郎拉过那青衫人道：“三弟，我给你引见个朋友，这位是昆仑派的岳荻岳兄弟，嗯，这位是他妹子岳萱姑娘。岳兄弟，这是我义弟楚连城。”尹十三郎此话出口，楚连城脸色大变，秀眉一挑，欲言又止，神情又是悲愤又是怨毒。尹十三郎等人大惑不解，尹十三郎奇道：“三弟，你认得岳兄弟？”楚连城神色一缓，摇头道：“不认得，我认错人了。”当下拱手道：“岳兄好！岳姑娘好！”岳荻岳萱也都还了礼，岳萱道：“你就是武总镖头称赞的，那个丰神如玉的楚连城？”楚连城脸上微红，勉强一笑道：“丰神如玉可不敢当，楚连城倒是如假包换。”尹十三郎道：“相请不如偶遇，岳兄弟咱们喝酒去。”

说着已拉了岳荻迈进明月楼。楚连城和岳萱紧跟其后，岳萱吩咐店小二好生照料她的马，那小二刚才看见他四人围攻善才童子，又惊又怕，这会儿自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将马牵进后院马厩。

尹十三郎四人在刚才的位置坐下，令小二重新布菜，再送上一坛好酒。楚连城了解尹十三郎，又将小杯换成大碗。当下拎起酒坛倒了三碗，岳萱叫道：“有趣，有趣。我也用大碗。”楚连城微微一笑，待要满上，岳荻道：“楚兄慢来。萱儿，哪有大姑娘在大厅广众下这般大呼小叫，大碗喝酒的！只许用小杯。”岳萱翘起小嘴道：“只一次还不成吗？”岳荻斩钉截铁道：“不行！”岳萱只得道：“那就小杯好了。”楚连城又是一笑，将酒斟满。

这一坛酒少说也有七八斤，楚连城一手拎起，顺手倒来，不但三只大碗没有洒出一点，连那只小杯也未滴出半滴，杯中酒尚恰到好处的凸出几分。岳荻叫了声“好”，楚连城侧头抱以微笑，将酒坛放在一边。

岳荻冷眼看来，这少年年纪不大，身材瘦弱，看起来倒象个书生，纵然会些功夫，只怕也是些寻常的防身功夫，怎样看也不象是个武林高手。可是就是这个少年轻描淡写的几剑将成名以久的善才童子刺伤，这会儿又露了这一手臂上功夫，想来坐孤云堡三堡主这把交椅不是浪得虚名。他仔细打量这个少年，这少年一张清秀俊美的脸庞，目似朗星，精光内敛，唇红齿白，虽说拼命掩饰，作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但眉目间依然透出几分聪明灵俏。微笑时嘴边一枚浅浅的梨涡。岳荻心中一动，但觉楚连城的样子有些眼熟，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过。

二 楚连城

楚连城也借机打量了打量岳家兄妹，那岳荻不过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眉目清朗，稳重大方。那岳萱十六七岁的样子，眉清目秀，秀丽可人。

这时便听尹十三郎道：“来，岳兄弟，咱们干！”岳荻忙端起酒碗，四人一饮而尽。楚连城又一一满上。岳荻赞道：“楚兄好臂力。”楚连城淡淡道：“让岳兄见笑了。小弟这点微末本事实难入岳兄法眼。”不待岳荻说话，尹十三郎却道：“三弟太谦虚了。岳兄弟你有所不知，我这义弟功夫了得，你别以貌取人，小瞧了他。”楚连城嗔道：“大哥你又在胡乱吹嘘。”岳荻笑道：“小瞧倒不敢，楚兄弟心思敏捷，武功定是不弱。”岳萱问道：“是啊！不知楚……楚公子师承谁家？”楚连城道：“在下武功得自家传。”岳荻反问道：“那么令尊是——？”楚连城道：“家父早亡，蒙义父不弃，收为义子，义父原是京中武官，告老还乡后，久居天山一带。说出来岳兄也不认得。”岳荻见状不便再问，楚连城反问道：“不知岳兄是昆仑派哪位前辈门下？”说着端起酒碗。岳荻道：“家父的名讳是上逐下鹿，乃是昆仑派门下，家外祖便是昆仑派掌门。”

楚连城身子一震，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手指微微颤抖，碗中酒也洒出少许。尹十三郎，岳荻兄妹无不愕然，尹十三郎深知这位义弟素日里涵养工夫甚好，也从未见他如此失态过，不由奇道：“怎么？三弟你认得谢掌门？”楚连城勉强笑了笑：“没想到岳兄是谢掌门的外孙，岳、岳前辈的儿女，想必深得掌门真传，楚某佩服。”话虽如此，但语气却十分酸涩。楚连城又道：“昆仑派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名门正派，小弟仰慕已久，只是无缘相交，今日巧遇，实是三生有幸，我敬二位一杯。来，小弟先干为敬。”说罢一饮而尽。岳荻兄妹也干了一杯，尹十三郎陪了一杯。楚连城又道：“不知谢掌门和岳前辈身子可好？”岳荻拱手道：“谢楚兄关心，家外祖和家父母身体甚健。”楚连城点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尹十三郎满腹狐疑，委实莫名其妙。

尹十三郎道：“岳兄弟不在宫中，怎得也下山来了？”岳荻道：“只因前些日子飞燕别居的燕老前辈差人下书，邀请外祖山下赴宴，外祖俗务缠身，便令小弟下山道贺，小萱闹着要来，外祖只得依她，所以便一道来

了。没想到巧遇大哥。”尹十三郎笑道：“这可太巧了，我和三弟也为此事下山，咱们正好一道前往。”

四人推杯换盏，用罢酒饭，各自回客栈休息，相约三日后在长安东门外相见，一同赶赴温州。

这一日晌午，到了一处小镇，四人商议一下，决定先在路边小铺内略进饮食，再继续东行，待到了大城镇再行投宿。

四人在小店内坐定，要了饭菜，才吃了几口，岳萱忽然“咦”的一声，几人看时，只见从门外进来一个黑衣人。这黑衣人身材瘦高，一张冰冷的面孔，手中握了柄长剑，那剑足有三尺七寸长，剑鞘不过三指宽，那人看了他四人一眼，最后，目光停留在楚连城脸上，然后径自坐在楚连城对面的桌边坐下。这人一进店中，所有的人都觉出一股阴冷的杀气，原本为数不多的食客也悄悄地溜出小店。

店小二凑上前小声道：“这位爷，您要点什么？”那黑衣人冷冷道：“一壶好茶。”说话时，眼睛直盯着楚连城。岳萱看看黑衣人又看看楚连城，明明这人是冲着他来的，可偏偏这位少爷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依然细嚼慢咽，仿佛压根就没瞧见他。岳萱低声说道：“楚三哥，这人在看你。”楚连城道：“是吗？让他看好了。长得模样不就是让人看的吗！”岳萱急道：“可是，他不怀好意啊！”楚连城耸耸肩，说道：“是吗？我没看出来啊。”岳萱又道：“那他干嘛一直在看你？”楚连城叹气道：“他大概没有见过长得像我这样英俊潇洒的人吧！”

尹十三郎和岳荻一直在低头吃饭，闻听此言，险些喷饭。说话时，楚连城已吃完饭端起茶杯浅啜一口。

那黑衣人一直动也不动的瞧着楚连城，这会儿见他吃完了饭，方冷冷道：“朋友姓楚？”楚连城四下里看了看，才明知故问道：“阁下问我？”那黑衣人脸色铁青，点了点头。楚连城懒洋洋道：“我想是吧。阁下有事？”黑衣人冷冷道：“楚连城？”楚连城微微一笑道：“正是。”黑衣人道：“那就好。我要取你性命。”楚连城漫不经心道：“好啊！阁下有本事的话，就只管拿走好了。”尹十三郎和岳荻知他胸有成竹，倒不担心。岳萱叹道：“有什么好的，我看简直糟糕的紧。”

只听楚连城又道：“这里地方太小，打坏了东西，还得陪人家，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嗯，外面就好，请！”说罢，众人只觉一个人影一晃，再看时，楚连城已站在了店外。岳荻赞道：“好身法。”那黑衣人脸色微微一变，心中也暗自赞叹。随即也到了外面。

两个人面对面站定，那黑衣人手握长剑，身子笔直的站在那里，楚